



李天济 編劇

# 今天我休息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35 11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今 天 我 休 息

李 天 济 编 剧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6 0 · 北 京

3

今天我休息

李天济 編劇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\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张·2 $\frac{5}{8}$ ·字数: 47,000

· 1960年5月第1版

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: 10061·221 印数: 1—16,600册

定价: 0.25元

## 內容說明

这一天是民警馬天民的休息日。他准备去会见他倾慕已久的姑娘。

上午約好了時間，可是遇到一位从乡下送一船小猪到上海来的老大爷，找不到地方，而小猪又已經餓坏了。这种事，民警哪能不管？虽然在休息日。馬天民帮助老大爷打听了地址又找到了猪食，可是約会的時間早过了。

只得改約下午。真不巧，馬天民管轄地段的一个小孩得了急症，孩子的爸爸正在煉鋼。这种事，民警哪能不管？虽然在休息日。等馬天民送小孩到医院治疗完毕，約会的時間又早过了。

姑娘真有耐心，又約他去她家吃晚饭。这回可不能再耽誤了。誰知少先队員檢来一个皮夹，里面有錢、有車票、还有催“快”的电报，看来它的主人有关公事。这个，民警哪能不管？虽然在休息日。等馬天民找到主人送还皮夹时，又早过了約定時間。赶到姑娘家里时，姑娘真生气了。完了！吹了！恰好在这时候，姑娘的父亲走了进来，原来他就是送小猪进城的老大爷。于是一切誤会都解释清楚了。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民警馬天民得到姑娘一家人加倍的尊敬和喜爱。

一九五九年秋，上海。

黎明时分。

薄雾，淡淡的路灯光，晓色迷蒙。

一部自行车驶过，车上是户籍民警马天民。

车子迅速平稳地滑过湿漉漉的路面。

路面不断被大卡车的车灯扫亮；闪闪发光。

一串汽车越过马天民疾驰而去，这些汽车里有各式各样  
的卡车：三轮的、六轮的、十轮的、挂着长长的拖车的、伸着起重铁臂的……载着钢材、铁块、沙石、木箱……

邮电局大门口。

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们，三三两两，进进出出，势如穿梭。

马天民转入一条支路，越过一长串车辆。

一长串徐徐而行的三轮拖车、劳动车、脚踏车、车

上塔似的堆着整齐的蔬菜、瓜果……

馬天民的戶口段。車子停在一条弄堂口上。

馬天民打开墙上的“联系箱”，摸出几张紙片。

馬天民推着車子，走向另一条弄堂，打开“联系箱”，摸出两张紙片，放在袋里。

几个年青女工，一路格格地笑着，走进弄堂里来。

“馬同志，”一个女工招呼他。

“这么早就起来啦！”另一个女工講。

馬天民一面关上箱子：“你們呢？”

女工：“我們——还没有睡呢！”

馬：“我也是，夜班，刚下班……”

另一女工：“那还不快回去……”

馬天民騎着車子回去。

空蕩蕩的公共汽車出厂了。

有軌电車轟响而去，天綫上爆起朵朵蓝色的火花。

馬天民踏着車子，輕快而且飘逸……

远处，一盞紅灯。

灯下的木牌子：上海市公安局××分局×××派出所。

馬天民推着車子进去。

里面，值班的女民警赵英正在接电话：“好，好……”

馬天民从墙边的柜子里抽出本大簿子，摸出口袋里

的紙片，坐在一邊登記。

趙英放下電話，在黑板上寫：“今日下午七時半，到分局開會。——值班、休息的，可以不去。”

馬天民還在忙着擬登記卡。

趙英：“馬天民同志，你該休息去了。”

馬天民得意地：“我值一個夜班，段里添了四個小公民。”

趙英有點驚奇：“這麼快你就知道了……”看他的紙片，“啊；你这个法子好，孩子一落地，把这往联系箱一丢就行了……”

馬天民：“我那邊勞動人民多，大躍進么，誰不忙，這不就給他們省事了。”

趙欽佩而又羨慕：“馬天民同志，我，一點工作經驗都沒有，以後多幫助我一些。”

馬天民：“互相幫助。記住所長的話，——處處、時時刻刻都想着群眾的利益，群眾的安全。——咱們是人民警察。”

馬天民一邊解衣服，一邊上樓。

馬天民的臥室，一間極小的亭子間。

一張木板床，一張小書桌，牆角是他自己做的白木的書架子。

馬天民脫掉了外衣，站在書桌前面，注視着桌上的照片——照片壓在一尺見方的玻璃板下面，兩個穿着制服的女郵遞員，一個年約三十，一個二十左右。

馬天民翻過一頁日曆，拿起桌上的紅鉛筆。

馬天民在日曆上寫：“今天我休息。”

他關上了燈。路燈光平平地透到屋裡來，小屋子被劃成了兩截，上半截昏蒙蒙的就象飄浮著一樣。

馬天民睡了。

路光照著書架上的的一個小小的玻璃象片框。

照片上的馬天民戴著獎章、紅花，滿面含笑。這是一種最開朗的笑，看著看著，你也會笑起來。

市聲逐漸喧囂。

屋內的人們也都起床了，聽得到自來水的嘩嘩聲。

## 二

郵電局里。

郵遞員們一組組地緊張迅速地分配信件，加蓋郵戳。

姚美貞（馬天民照片上的那位年約三十的女郵遞員）熟練地整理著信件，一面高聲叫：“劉萍，好了沒有？”

劉萍（照片上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郵遞員）在牆角的一堆人裡面，手下更快了，頭也不抬地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她旁邊的一個男郵遞員：“去吧，姚大姐在等你呢。”

刘萍：“不忙。”抬起头来，“姚大姐——”

姚美贞已经完工了，一面拍打着衣服，过来帮忙了。

刘萍：“你们可真快。”

男邮递员：“你们快走吧，今天你们俩都是轮休，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了，快回去吧。——走吧，走吧！”

姚美贞拉着刘萍，走到窗口，低低地：“上次跟你谈的事，考虑过没有？”

刘萍沉默。

姚美贞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照片，递给她：

“喏！”这是马天民的照片。

刘萍脸一红，赶忙看着窗外。

姚美贞：“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。——你们见过吧？”

刘萍平淡地：“没有讲过话。”把照片还给姚美贞。

姚：“对，他说过，在我们区的先进工作者大会上，——他对你印象好极了。”

刘萍几乎沉不住气了：“啊！”自己随即警觉了，淡然一笑，“好么。”

姚美贞：“今年二十六岁，共青团员，五七年入团，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。他说这个人好，那就坏不了！”

刘萍不语。

姚：“性格也好，老实、诚恳……人生得也端端正正”

正的。”

刘萍还是不講話。

姚美貞急了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不講話啊？”

刘萍一抿嘴：“講什么？……”

姚美貞：“小鬼！人家請我介紹，要跟你認識……”

刘萍虽然心跳得厉害，可还是大方、平靜地說：

“可以嘛——大家都是同志。”

姚美貞看穿她了，一笑：“快走吧。”拉她。

刘萍：“忙什么？現在就去？”

姚美貞一边推她走：“你跟我走嘛，巧得很，今天他也休息，快。”

刘萍掙扎：“嚟哟，看你，——总得穿件衣服嘛。”

姚美貞：“对，对！”

刘萍：“先到我家里去——”

刘萍家——工人新村。

姚美貞站在草地上喊：“快点啊！”

刘萍出来，姚美貞挽住她：“巧吧！”指她家門牌：“我家也是十七号——。又細細打量她：“走吧，到派出所去。”

派出所內。

所长于学斌正蹲在地上，給脚踏車上鏈条。

“所长，”赵英喊他，“你爱人来了。”

于学斌站起来，姚美贞、刘萍已经进来了。

“小刘，休息啊！”于学斌伸开一只蒲扇大手迎上去。

“看你！”姚美贞把他手一拦，顺手递张废纸给他，“手！”

于学斌笑笑，擦手。

刘萍：“要出去啊！”

“嗯，嗯……坐，坐！赵英啊，招待一下，本区的先进人物……”向老婆做眼色。

姚美贞大方地把于学斌推到一边：“马天民呢？”

于学斌喜形于色：“答应啦？成功啦？”

姚美贞瞪他一眼：“不要叫，——他人呢？”

“睡觉呢……”

“还在睡？”

“昨儿夜班，天亮才下班。”

“啊哟，那——”

于学斌眉头一皱——下定决心：“喊他！难得你们也休息，好机会……”说着，上楼，到马天民亭子间门口，敲门。听听，更重一点敲。

姚美贞也上楼来了，站楼梯当中。

刘萍虽未上楼，可暗暗注意着。

于学斌急了，用力推门。

门一推就开了。

室内空空如也，于学斌怔住，室内的小台钟指着九

点半。

姚美貞也跟进来了。

刘萍若无其事地看着派出所里进进出出的群众們，  
又不断注意楼上——

楼上一点声音都沒有。

楼上，亭子間內。

于学斌真有点急：“总是！总是不肯休息。”

姚美貞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于学斌既着急，还又很贊叹地：“这个同志，真是認真負責！又到他戶口段上去了——可是，唉！人家来了啊！”

姚美貞热心地：“你找他去，我們等着！”

于学斌：“我要到分局去，有會議——”

姚美貞：“分局——不正好是順路嗎？”

于学斌：“对，完全正确，我就去。”

两人一齐下楼，于学斌去推車子，姚美貞拉起刘萍就往楼上走：“老子就回来，等等他。——先休息一下。”

### 三

“×××第三居民食堂。”

这是普通的两間店面房子改的。

后面厨房里正在大扫除，于是午饭的准备工作，就都转移到饭厅里来了，几张方桌上已经整齐地排满了饺子，有人正在点数。

四围——剁馅子的、赶皮子的、和面的、捏面的、包的、递的、接的、拿的，真是忙而不乱。

桌子上。马天民三口两口把早饭吃完了。

华花花，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，趴在他腿上，伸出窝起的两只肥肥的小手。

马天民把碟子里的油炸蚕豆瓣一片片地放到他手里，一面嘴里还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华花花跟着数：“一、二、三、七……”

马：“四，四，小家伙……”

花花：“四，四，小家伙……”

马天民笑了，一下子都倒给他，抱他下地，抹抹桌子，正要端起碗碟到厨房里去洗……

“老马——”四十多岁的黄嬷嬷气呼呼地冲进来，拉住马天民，“你去，非你去不可……”夺下马手中的碗碟喊：

“小铃子！”

“噢，妈！”小铃子，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，从包饺子阵营钻过来。

“去洗！”黄嬷嬷不顾马天民的反对，把碗碟塞给小铃子，推马：“去，去……”

“去，去……”花花也口齿不清地学着。

馬天民抱起花花：“什么事？黃嬌嬌？”

黃：“我那個寶貝兒子，還有一——”指花花，“他爸爸，沒辦法，非你去……”

黃嬌嬌一面講，一面推着馬天民，穿過正在洗刷的廚房出去。

弄堂里，忙得熱火朝天。

人們執着橡皮管子，忽左忽右，又上又下地用水噴刷牆壁，沖洗地面。

人們一邊給馬天民讓路，一邊打招呼：“老馬……”

“馬同志！……今天休息啦……”

馬天民簡直是應接不暇，顧着路邊的，又漏了樓上擦窗戶口的，剛對三樓窗口的大姐喊了一句：“當心！”又被一個老奶奶攔住了去路：“老馬！”

這位老奶奶已經年過五十，可精神卻出奇的健旺，手上捧着一迭洗燙得整齊的衣服，就是攔住馬天民不讓走：“你的髒衣服呢？”

馬：“洗了，我自己洗了……”

老奶奶：“好么；我有辦法對付你！”

老奶奶剛過去，旁邊又殺出一個拖着大掃把的男人：“老馬，明晚上的會，你一定要來啊！”

馬：“來，來——你主持，我旁聽！”

那男人：“我不行吧？”

馬天民一笑：“行，你治保委員還不行？快掃

吧！”

那男人連忙扫起来。

百忙中，黃蟾蟾一直在滔滔不絕地抱怨：“这两个……馬上就要上班去了，上爐子去煉鋼啊！还是不肯歇着……”

馬：“干什么？他两个？”

黃：“你去看，我說不聽啊！刷牆呢！……”

弄堂拐一个弯。

迎面，華占魁正爬在高高的毛竹梯子上，兴致勃勃地往牆上大刷石灰水。

“快下来，下来！”下面黃飛扶着梯子喊，“老華，馬同志來了！”

這一声馬同志，比什么都靈。華占魁立刻下來了——裝石灰水的小木桶還吊在梯子上都不管了。

二人剛要躲開，已經被攔住了。

花花對華占魁大叫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

華占魁接過花花：“老馬，今天休息，還來啊……”

馬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華：“我……沒有干什么。”

馬：“還不承認，看你臉上！”

華：“臉上怎么？”順手一抹——臉上的幾點石灰水倒事小；手上的石灰水可抹了個滿臉。

馬：“看你們，今天不上班啦！”

黃飛：“不上班？吓！今天要大戰一場呢！”

馬：“那還不回去歇歇——回去！”

黃飛一個立正：“是！”拉起華占魁就走。

黃嬋嬋看着他們的背影，得意地：“不听话，好么，我有人治你們。……老馬啊！”她一轉身，老馬沒了，抬頭一看，老馬已經上了梯子了。

“啊啲，你……”

老馬：“我刷一半……”

黃嬋嬋：“下來！給我下來！”

馬天民還要往上爬……

黃嬋嬋冒火了：“聽見沒有！？”

馬天民孩子似的一笑，只好下來。

#### 四

于學斌推着車子進來。

黃嬋嬋熱情地：“于所長來啦！”

于：“你好啊，黃嬋嬋——”

馬天民迎上去：“有事？所長。”

于：“快回去，有希望……”

馬天民怔住：“啊……”

于：“我愛人在等你！”

馬天民恍然：“啊……那——劉……”

于：“當然，劉萍來了。”

“劉萍！？”黃嬋嬋也明白了，“所長，這可是件大

好事。好姑娘！我在区里见过，……嗨！”回身推馬天民：“你还不快走！”推他，“走……”

黃嬌嬌回身，向所长：“老馬也該成家啦，从小沒爹沒娘，跑到上海來討飯，十三歲就蹬三輪車，要不是解放，不是共产党，他那有今天！”她笑嘻嘻地看着所长：“所长！你也真是个好所长！”

## 五

接近鬧市的一條馬路。

馬天民匆匆而來。

路面并不太寬，車輛行人可还真不少。

鈴聲震耳——远处一部自行車風馳電掣而來，鈴聲頹急地、頑強地、繼續地越响越近。

馬天民在行人道上停下來，皺眉，遠望。

一部自行車，以驚人的速度，在各式車輛的洪流中穿插而過，不斷超擋，接近路口時，更不顧一切，內擋超越，兩部三輪車只好剎車。

車上的年青騎者冒冒失失，兩眼圓睜，精神煥發，不顧三輪車夫的斥責，得意地衝刺而過。

馬天民趕到路口，舉起手：“同志！”

冒失鬼騎者毫不理會，簡直是從馬天民鼻子下面一掠而去。

馬天民回身：“同志——”追上去大聲：“同志！停車！”